

短篇
小说
集

翠衣

张忠诚 / 著

21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2016年卷

作家出版社

短篇
小说
集

翠衣

张忠诚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翠衣 / 张忠诚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7
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6 年卷)

ISBN 978-7-5063-9103-0

I. ① 翠… II. ① 张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1583 号

翠 衣

作 者: 张忠诚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90 千

印 张: 7.875

版 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103-0

定 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

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

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葛笑政

副主任 李小慧

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张忠诚，男，1982年生，辽宁葫芦岛市人。2002年毕业于葫芦岛师范学校，后多次在辽宁文学院作家班进修。做过十三年中学语文教师，现供职于机关。葫芦岛市连山区作协副主席，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理事，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2008年起开始文学创作，至今已在各级文学杂志发表小说作品四十余万字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望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沉重的话题

吴秉杰

每次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终审会开会的时候，崔道怡先生总要说一番话，列举这么多年来（二十年不到或二十年出头），我们推出了多少人才，出版了多少青年作家的第一本书；当初的新人，现在已是著名作家了。其中有作协主席，创研部主任，各省的现任作协领导，多少在全国文学评奖中折桂的名家。彰显成绩，鼓舞士气，显示我们这一工作于文学、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。不过，在受鼓舞的同时，也有些丧气，现在似乎是人才凋零，一代不如一代了。文学高歌猛进的年代似已过去，或者文学的发展有高潮，也有低潮。于是，又有领导一次次地说，我们不能降低标准，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不是“扶贫”（虽然上世纪创办之初也有针对

新人出书难的因素)，宗旨和要求，还是推出文学之星。

但星星或月亮是容易被推出的吗？

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发现与观察。

时代是不一样了，世风日下，功利日炽，物欲攀升，精神滑坡，可我觉得文学还是有着一些不变的和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。

譬如，文学始终是贴近社会变迁，贴近生活和贴近自己真实的内心的。我听了几十年的歌曲，总是欢歌，喜歌，颂歌；无论十七年、前三十年（包括文革），还是改革开放至今约六七十年，都是“莺歌燕舞”，从无变化。忽然开放了，通俗了，便又流行歌曲一色地唱爱情。在这个爱情被功利绑架的时代，真应了那句老话，没有什么，就吆喝什么。可能是某一年的春节（春晚）；主题变成了歌颂父母亲情，弘扬传统孝道，唱歌的人发现了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没有良心，歌声中这才有了些悲伤和沉重。而文学创作在我们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，则总会出现自己不同的声音：沉重的声音。

文学在中国的政治环境、文化语境中是引起争议、批判或对立的情感最多的一种艺术门类。可能与语言文学既是大众的，又是小众的有关。而电影、电视剧若引起争议，也不是因为其表演的成分，而多半是缘于其中所孕育的文学精神，对于生活的认知，以及我们最看重的，选择并拿来和对象交流的精神价值。这，又是文学的“分量”所在。

当今时代大致可以定位为是一个喜剧时代（美学意义上所说的“悲剧”和“喜剧”）。夸张、搞笑成为其特征。最发达的是段子，最流行的是谣言，最庄重的是假话，都是些亟待戳穿的喜剧要素。另一方面在大众艺术上的表现，则是严肃退位，崇高不再，痛苦视而不见。看看现在的电视剧，小品演员、喜剧演员已占据了主流荧屏，包括张忠诚家乡的演出剧团，都是无尽的闹腾，无限长的喜剧。这自然也影响到了文学，文学中

的戏仿、调侃、谐谑、穿越，一时成风。但即便如此，在流行的夸诞、调侃中，对文学而言，解构仍是最后的选择，仍然包含着时代的一种沉重的疑问。

这一切作为“背景”表现在张忠诚的作品中，是另一番面貌了。很值得关注。“沉重”在张忠诚的创作中已经构成了一种生活常态，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底色，当然也是他创作的基调。看一下他这部集子中的篇目：《翠衣》《盲》《晒狗皮》《铁扳手》《送瘟神》《杀人的口水》《蒲草结》《绑票》《矿山背尸工》《一盏麻油灯》等，就不难感受到这一点。辽宁省作家协会关于他小说的推荐意见写道：张忠诚的小说“文字厚重，笔触社会良知，直指人类生存与道德底线”，迥异于“当下‘80后’的那种普遍气质，是一个具有典型文学气质的创作潜质很大的青年作家”，已很好地指出了张忠诚创作的优长所在。张陵先生在初审意见中也这样评价，认为他的作品“非常接地气。他的小说，多为农村题材，重点写普通农民，特别是弱势群体在生活中的命运和不幸的人生”。“作者善于描写场景、塑造人物、讲述故事，有相当成熟的小说写作基础，……他在表现民俗风情方面显示出自己的优势，但在处理当代社会……生活内容方面，还比较生疏。”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。

为什么写过去生活，多半是自己观察到的，而非直接接触、体验到的生活便写得好，而当下的一些变化了的生活内容则比较弱呢？是不是张忠诚也要刻意回避一些东西，和时代潮流保持距离？我觉得张忠诚的写作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用平实无华的叙事，指向那些不如意的底层生活状态，是要揭露背后的一个隐藏的世界。譬如《翠衣》，写家族生活，它未必是写得最好的，可能仅是一个改装版的“妻妾成群”，但它表现出了没有向上的文化支持的家族制的必然灭亡。“翠衣”只是外衣，我可能有些过度解读，但也是人名和作品内涵带给人的联想。《盲》设

置了悬念，且保持始终，结果大出人意料，表明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属于表相的社会生活，而背后隐藏的尖锐矛盾，则是属于我们普遍“盲”的范畴。《晒狗皮》是一篇生动地表现了农村家族势力斗争的小说，却也有着象征的意味。《圆房》反映落后的风俗民情，也结合了人物命运。张忠诚不是那种才气纵横的作家，但他的短、中篇小说中，仍有着含蓄的一面。他没有飞扬跳脱的文字，可平实的故事后面，仍含有沉重的话题。

或许，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，不需要提出过高的要求。尤其是当他已经表现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的时候。不过，想到开头崔道怡老师对于星光闪烁的期待；想到出第一本短篇集子的不容易，作者总要以此为起点，有更高的追求；想到文学总要领先于其他艺术门类，提供新的、更多的精神主题；对于张忠诚相对比较单一的沉重基调，还是有话可说。一般而言，从已有的，相对已固定的文化元素中加以开掘，比较容易；从传统的，但又流动、变化的文化元素中发掘，则比较难。传统现实主义也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提供新的现实，提供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精神特征，探渊而索源，振叶以寻根。这与“沉重”无关，与独特的发现有关。“沉重”本是作家或评论家加上去的词。从物理学的意义上，是多重就多重，无所谓轻与重，一千斤比一万斤轻，如山般沉重，山却并没有沉重的感觉。因此，在揭示生活的沉重的本相时，提供独特的感受和新的感情，或许才是“沉重”在文学的本义。

张忠诚有着区别于一般“80后”作家的“潜质”。他的创作自然还要发展，在一个利益追逐、个人至上的时代，文学家最重要或最后要守住的底线，是照看好自己的灵魂。若是文如其名，忠诚于自己的内心，我相信有“潜质”的张忠诚以后创作之路将会更加宽广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总序： 袁 鹰 1

序：沉重的话题 吴秉杰 1

圆 房 1

翠 衣 15

裁缝铺 42

蒲草结 78

送瘟神 90

盲 105

铁扳手 118

烟灰缸 130

杀人的口水 140

晒狗皮	156
矿山背尸工	183
一盏麻油灯	211
接年饭	217
地 脉	225

圆房

河床白骨一样，龇牙咧嘴地横卧在村落中央。

河床南岸住着一户老石匠，打磨了一辈子石头，没娶过一房女人以续香火，一个人寂寞地过。只到了晚年，老石匠在石场拾到一个女婴，抱回家喂养。老石匠祈求小女孩多福多寿，给取了名字叫小多子。老石匠临死前，给多子找了婆家，那年多子七岁。小丈夫是红婶家的独苗小寡子，就住在河床的北岸。对这门亲事，老石匠本不乐意。小寡子是个智障儿，一天到晚在红婶奶头上拱来拱去，淌一口明晃晃的涎水。不乐意归不乐意，老石匠还是在咽气前将小多子嫁了过去。老石匠想过了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红婶心善，过了门，吃穿亏不了多子。

事情定下了，红婶就张罗着要迎多子过门。多子七岁，寡子才三岁。多子和寡子的嫁娶不同于成年人的嫁娶。小多子嫁到过红婶家先过平常日子，等到小寡子十二岁了才能正式圆房，成为夫妻。迎亲那天，红婶请

了一班吹鼓手，吹吹打打。小寡子由本家嫂子抱在怀里走在队伍前面。小寡子在嫂子怀里一副不知香臭的样子，嘴巴张着，啊哈啊哈地叫，鼻涕挂下来了，抬起手一把抹进嘴里。嫂子赶紧替小寡子擦抹干净了，并低低地训斥小寡子，腌臢，鼻涕腌臢，不能吃，记着鼻涕腌臢。小寡子啊哈啊哈地答应着嫂子，鼻涕又挂下来，伸手又要去抹，嫂子抬袖子替小寡子抹干净了。

事先红婶给小多子做了一套红衣裳，叫人给送过来了。小多子穿在身上，白里透红，像一朵早春的杏花，粉粉白白地开在枝头。小多子红衣红袄，有板有眼地走到小寡子的叔伯嫂子跟前，扬起红扑扑的小脸说，嫂子，寡子给我抱吧。嫂子看着小多子，脚步走得有板有眼，话说得有板有眼，心里先替婶子欢喜了小多子。嫂子笑，多子，寡子今几个就由嫂子抱，过了今几个都归你抱。小多子没听嫂子的，伸出手去了，嫂子就将小寡子给了小多子。多子将寡子抱在怀里，有模有样，都不像七岁的小闺女了，真真就是十七岁的小母亲了。

迎了小多子，一队人在干燥的河床中间穿过，响器呜呜哇哇吹得高亢嘹亮，从南岸回到北岸，踢踏起一路尘烟。红婶摆了几桌酒席，院子上空飘满了喜庆的颗粒。红衣红裤的多子抱着小丈夫，大模大样地走进了婆家。客人们吸溜着烫嘴的汤菜，都夸寡子的小媳妇。

客人们散掉后，院子里凌乱不堪。桌子不像桌子，板凳不像板凳，碗盏家什沾着汤油堆在泔桶里。小寡子缠磨着娘，哭哭咧咧地要红婶喂奶。红婶拗不过儿子，躲到屋里屁股压着炕沿，撩起袄衫给寡子喂奶。寡子咬着奶头也不好好吃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咬来咬去，都冒了血水了，疼得红婶嘴巴一咧一咧，拍打寡子屁股骂小孩死的。红婶丈夫死掉了，就留下这么一棵独苗，红婶嘴上骂，手上拍打，心里却是疼着呢。院里，小多子脱掉了新嫁衣，里面是撂着补丁绽了线的棉袄。多子将袄袖